

四明叢書

張宗祥

四明文徵卷六

清鄭袁 鈞陶軒輯

唐詩品彙選釋斷序

屠 隆 刻

夫詩由性情生者也詩自三百篇而降作者多矣乃世人往往好稱唐人何也則其所託興者深也非獨其所託興者深也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非獨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則其生乎性情者也夫性情有喜有悲要之乎可喜矣五音有哀有樂樂聲能使人歡然而忘愁哀聲能使人悽愴惻惻而不寧然人不獨好和聲亦好哀

聲哀聲至於今不廢也其所不廢者可悲喜也唐人之
言繁華綺麗優游清曠盛矣其言邊塞征戍離別窮愁
率感慨沈抑頓挫深長足動人者既悲壯可喜也讀宋
以下詩則悶矣其調俗其味短無論哀思既其言愉快
讀之則不快何也三百篇博大博大則詩漢魏詩雄渾
雄渾則詩唐人詩婉壯婉壯則詩彼宋以下何爲詩道
其亡乎廷禮高氏選唐詩品彙其所取博則博矣精未
也乃黃觀察選之加精焉而又爲之釋其所斷然後唐
人河嶽之精靈歷百千載如在乎則觀察公之勤柰何

可渺少也

東塘袁公文集序

陳卓

故贈太師大資參政魏國袁公以建安名儒來游上國
登癸未進士第英資敏識奧學瓌文表表縉紳蚤受孝
廟之知擢從朝行吟分符竹乘輶傳政事精明最狀昭
著內外更練遂爲國器歷事光皇晉貳版曹迨至寧考
陞於橐坐出使西蜀再歸文昌總領從官由是翊鴻樞
參大政枋任愈厚海內方俟公賜未幾歸老吳興之龜
溪始終之際抑有光矣惟公敷歷最深民庸使績忠規

智略見於事不可殫述平生所著詩文奏議等宜有紀載去歲夏五卓自宛陵蒙恩入貳導旨經從桐汭公嗣子君儒適綰守符下車屬爾亟蒞治理款語之初出其策次先集將命工槩梓旣而緘示墨本敏邀精微令人降歎非有志於顯揚疇克爾也夫立言以垂不朽古誼攸重父沒不忍讀其書蓋以手澤之存況於卷帙森羅詞藻芬郁皆學術之寓心聲之發攬者因是以尙其世得其人豈不有助於世教哉卓伏念先世與公有同朝之好昔也握衣趨隅嘗蒙篤叙用敢不揣荒蕪敬書其

略云寶慶丁亥三月旦中大夫行起居舍人兼國史院
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陳卓謹序

趙子昂詩文集序

戴表元

吳興趙子昂與余友十五年凡五見必以詩文相振激
子昂才極高氣極爽余跂之不能及然而未嘗不爲余
盡也最後又見於杭始大出其平生之作曰松雪齋集
者若干卷屬余評之余惟人之各以其才自致於世必
能相及也而後相知必相知也而後能相爲言余於子
昂不相及而何以知何以言乎子昂曰雖然必言之余

曰必言之則就吾二人之今所歷者請以杭喻浙東西之山水莫美於杭雖兒童婦女未嘗至杭者知其美也使之言杭亦不敢不以爲美也而不如吾二人之能言何者吾二人身歷而知之而彼未嘗至故也他日試以其說問居杭之人則言之不能以皆一彼所取於杭者異也今人之於詩之於文未嘗身歷而知之而欲言書皆是也幸嘗歷而知之而言之同者亦未之有也子昂未弱冠時出語已驚其里中儒先稍長大而四方萬里重購以求其文車馬所至填門傾郭得片紙隻字人人

心愜意滿而去此非可以聲色致也而子昂豈謂其皆知我哉故古之相知必若韓孟歐梅同聲一跡綢繆傾吐而後爲遇而後世乃欲望此於道途邂逅之間則又過矣今評子昂古賦凌歷頓迅在楚漢之間古詩沈潛鮑謝自餘諸作猶傲睨高適李翱云子昂自知之以爲何如大德戊戌仲春旣望

紫陽方使君文集序

戴表元

日月五星晝夜與天錯行而雲霧風露雨雪電雹爲之變化不測山起西北與水東南馳而外截爲海介鱗羽

毛齒角物果寶藏之美從而蓄焉蓋其爲物也停涵盤
薄鬱積之者厚則其周於用也不竭人之精氣蘊之爲
道德發之爲事業而達之於言語詞章亦若是而已矣
竊獨怪夫古之通儒碩人凡以著述表見於世者莫不
皆有統緒若曾孟周邵程張之於道屈賈司馬班揚韓
柳歐陽蘇之於文章當其一時及門承接之士固已親
而得之而遺風餘韻傳之後來猶可以隱隱不滅近世
以來乃至寥落散漫不可復續豈天地之數有時而不
齊如適值其薄蝕震動傾陷漏洩之或然者耶故嘗攷

之自夫子之徒沒言道者不必貴文言文者不必兼道
如此幾二千年迨新安子朱子出學者始復不敢雜道
於文子朱子沒其書大行最有力者建安眞希元臨邛
魏華父二公纂輯而彙緒之爲精余生愈晚併不及識
二公而每每私從諸老先生之嘗爲其學者剽傳之戊
戌己亥閒來錢塘始得熟從紫陽方使君遊使君生子
朱子之鄉而於眞魏二公書縷析銖校無復遺憾禮樂
刑名度數之規天人性命智識之奧詢之靡不知知之
靡不樂一夕乃得盡其生平制作讀之熒熒乎河漢之

光華而陰明舒慘若有鬼神物怪先獲而翕忽之也恢恢乎太山喬岳長川巨瀆之噴薄氛縹而龜龍蛟鱗豹犀虎象出沒震耀之不可狎也熙熙乎時春美卉平郊茂樾輿馬豐腴而衣冠靜侈舒眉酣氣樂聞歌謠之奏也嗚呼是豈非精氣之英統緒之會而諸老先生未盡之澤者哉余旣情憊雖幸教於門而衣食經營有所不暇顧今江南舊德如使君不一二數詩不云乎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又不云乎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是用疾盲疚心願與同門者永其傳焉辱諸生以序引請故不

敢辭

仇仁近詩序

戴表元

景定咸淳之閒余初客杭見能詩人不一二數不必皆
杭產也時余雖學詩方從事進取每每爲人所厭薄以
爲茲技乃天之所以畀於窮退之人使其吟謠山林以
洩其無聊非涉世者之所得兼余嘗隘而非之諸君子
非失職安得爲此不祥之言離去二十年復來事有不
可言諸詩人皆盡而余恍然獨行獨止如羈禽越鄉而
無與羣如馬行過其故廐徘徊而悲鳴也嗚呼疇昔之

歎豈不以此哉然猶未敢自斷何世無人何人無心時
余交際先後疏數之閒不足以得之久之屠君存博白
君廷玉二君者皆疊疊志於古人皆不棄予而肯與之
交私心自喜久之因二君得仇仁近也遂贈余錢成一
巨編叩其藏未錢者尙什百於此余驚其多而服其善
羨其敏而敬其密自是寓客中抑鬱不自暢不得與諸
君晤語則取其所編張之案端行坐諷之以爲快仁近
又方力學期樹立以爲千百年後世計視余區區相知
於耳目閒似不足爲旣竊自喜茲編之不絕於世而余

猶及見之耳仁近詩余不敢託於知言就杭人求之比
其盛時又過之無不及也余年視仁近不甚相絕而氣
盡衰業不早就進退皆無足據幸君之相親庶幾諸君
愈益見厚時時得新聞以洗舊蔽不敢望有名譽或藉
以一樂稍稍捐去晚暮孤貧之憂卽君賜大矣若君之
所願君自得之余無以進君也

桐江詩集序

戴表元

紫陽方使君平生於詩無所不學蓋於陶謝學其紆徐
於韓白學其條達於黃陳學其沈摯而居常自說欲慕

陸放翁豈其暮年安貧守約忘懷出處有偶相貌類者而姑引之以自託耶抑放翁雖生長東南承接中原文獻獨其爲詩亦親經東萊茶山諸先生指授遂爲是虛心傾思如不可幾及也此前輩風流盛德非近時沾沾自喜之徒所可窺議然有一事不謀而合放翁晚起家得嚴州爲詩幾千首翁去而州人愛其詩版傳之於今使君垂老亦守嚴州多爲詩州人爲刻其桐江集者六十五卷錦峯繡壑淋漓翰墨前後照應映於百年閒良堪繪畫表元因念生世不早不得事放翁而竊幸熟從

其子孫游聞翁爲州日江湖詩客羣叩其門傾箱倒橐
贈施之無吝色又解印東歸扁舟枵然使君去桐江屬
邑耳僦廬糴餐人人見之者不知其嘗爲二千石也偶
遇臺餽卻玉揮金貰酒讌客終日一時雄襟雅量略視
放翁何遠故其爲詩笙鳴鏞應磁動針合雖不規規求
與之似而自有不容不似者其居使之然乎於是同游
之士來謂表元子於門牆衿佩中若知言者盡識其云
云以爲桐江集序

周公謹弁陽詩序

戴表元

人嘗言作詩惟宜老與窮彼老也窮也事之嘗其心者多矣故其詩工人孰不願其詩工而甚無樂乎老與窮則夫詩之必至此而工者人之見之宜相弔以悲而顧好之何哉曰天固以是慰之也天以是慰之則凡人之得工於詩者命也非其性能也詩之工非其性能而有挾之者是挾命歟曰是亦人也人少而好之老斯工矣其窮也而好之而詩始工也其不好者雖老且窮猶不工也人之好工其詩且好老與窮歟人未有好老與窮者也然亦適遭之也若吾周公謹父之於詩謂有遭非